



## 評介 《帝國的回憶》

◎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

劉廣定

帝國的回憶（上）（下）  
鄭曦原編；李方惠、胡書源、  
鄭曦原譯/遠流/9202  
380元（上）；320元（下）  
ISBN 9573248336（全）  
9573248344（上冊）  
9573248352（下冊）  
平裝

遠流出版公司的「實用歷史叢書」第174種及第175種是譯自美國紐約時報的《帝國的回憶》上下冊，其副標題為「《紐約時報》晚清觀察記」。編者從1857年一月到1911年十月《紐約時報》所有408件關於中國的報導中，選出131件，分成七大篇。包括：

- 一、夕照的社會，20件
- 二、蛻變的文化，15件
- 三、詭異的內政，16件
- 四、艱難的國防，30件
- 五、酸澀的外交，22件
- 六、革命的抉擇，18件
- 七、絕境的奮爭，10件

其中前四篇，加上發行人「出版緣起」，編者「前言」及「引子」為上冊；第五到第七篇，以及「附錄」為下冊，共670頁。每冊各有目錄和照片若干幀，各篇又分述評，新聞專欄，新聞特寫，快訊，新聞追跡，社論等。每篇起始還都有1—2頁編者的「引言」，而多件譯文之後也有一些注釋，或在譯文中加「注」說明。

這書是一個半世紀到一個世紀前由西方人所寫對東方老大帝國的「新聞」報導與評論。

原作者可能原先對中國所知甚少，故常用一些感覺新奇、訝異的描述。在現代人眼裡，其中所述是當時的「往事」而非摻有後來詮釋的「回憶」。因此，書名若用「帝國的往事」或更妥切。由於書中所記多為西方人之觀點和他們覺得有趣或重要的事，讀者因可閱得許多不見於中國記載的「知識」及「史料」，也可知曉當年美國人，特別是《紐約時報》記者和讀者對中國的看法。從這角度看來，本書頗有價值，對於中國近代史有興趣者，值得一讀。

舉例而言，上冊393頁記1907年六月十七日新聞標題如下：「日本強制奴化臺灣，再損兵二百五十人」。據東京六月十七日訊：「日本軍隊於六月十三日使用武力，從臺灣民軍手中搶奪了又一戰略要地。至此，日軍征服臺灣的戰鬥進入了重要關頭。然而，日軍為此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。在這次戰役行動中，日本軍方的傷亡人數已超過二百五十人。……」按這一抗日戰事究竟發生在何處，譯者亦未於「注」中說明。筆者查閱幾種臺灣史書，卻均未見到這一事件之記錄。1907年見諸記載的抗日革命只有十一月14日，蔡清琳在新竹北埔地方領導的一次。《帝國的回憶》中的這項報導的



消息來源是據東京之通訊，當為事實。這是臺灣抗日史之一「新」史料，臺灣史研究者應可找出史實經過，為日據時期臺灣同胞壯烈抗日史蹟，增一新篇。

另一例是178頁所載1875年元月二十七日，以「同治皇帝暴卒，北京政局撲朔迷離」為題之「述評」。該文執筆者以咸豐皇帝死後，「多年以來，不管同治皇帝的實際年齡有多大，狡猾的清國人都一再推遲他的成年親政儀式，目的是迴避所有國際交涉方面的問題。……因此恭親王的同黨們就以此為藉口成功地抵擋了那些來自『番夷蠻邦』的固執使節們。任何事情都必須推遲到給先帝服完喪之後，任何事情也必須等到這位年輕的皇位繼承人登上龍座才好商量。」可是，同治皇帝剛親政不久即逝去，新皇帝又是一位幼童，按照往例，列強不得不再延遲修訂條約的要求。這或許是慈禧太后為著自己繼續掌權，說服親貴同意由年幼的光緒帝繼位之一理由。唯該文說「這次同治皇帝之死是真正在幕後執政的那些人所策畫的，他們期望以此能推阻洋人修約的計畫。」以同治皇帝之死為預謀，則是出於想像了。或許歐洲王室有類似的史實，但慈禧太后應不會為著掌權而謀殺親生兒子吧。

編譯者加有許多注釋，增進讀者之了解，用意甚佳。但有一些缺點，如：

(一) 對於「人」的註釋多，但對「事」則較少。如171頁1908年十二月23日報導駐美公使唐紹儀贈送五千冊圖書給美國的消息。編譯者用了近一頁篇幅介紹唐紹儀，但無隻字言及贈給美國的是那些書。這應不難從「國會圖書館」查出，卻惜遺漏。又於181—182頁增入之「清帝世系圖」應為原文之所無，但未說明。

(二) 即使對於「人」的註釋也不完備，

尤其是原文未列姓名的。如下冊455頁1887年三月九日「兩江總督設官式晚宴招待美國公使」，總督是誰？同時也是主人的「道台大人」是誰？不難查出，但編者未加註。

(三) 正式的官方文書，如345—347頁清帝下達之對日本宣戰書，譯者乃依英文用半文半白的語法翻譯，而未附中文原文。因而不能顯示出《紐約時報》的英文翻譯是否正確。又如122頁1875年七月六日「一份清國訃告」之報導，內容是沈葆楨1870年為其父廷楓（丹林）病逝所發之訃聞。也是半文半白的語法，體例顯然不符傳統，必與中文原文有出入。但編譯者未加說明。

(四) 所加「注釋」間有錯誤，原文之一些錯誤則未能指出。如「漢語奇異的表達形式」中述及「女」部的字時（157頁），「把兩個女人放到一處用來表示『指責』（編者注：妘）」，但「妘」實為「爭訟」之意。「把『女人』和『渴望』放到一起則表示男子的『英俊』（編者注：變）」，但「變」並非男子英俊之義，皆是原文之誤。又如「把一個『男人』放到兩個『女人』之間表示『輕浮』（編者注：嫵）」，然應做「嫵」。

再就譯文而言，一般應無問題，但有一些誤譯或欠妥處，例如：

(一) 上冊照片第2頁上圖之說明，「廣東」為「廣州」（英文為Canton）之誤。

(二) 85頁第3行「藝術」之原文應為art，宜譯為「技藝」。

(三) 115頁第4行括號中「一些地方把『更』讀作『禁』，『禁』應作『京』」。

(四) 322頁第4行「起義軍（捻軍）」，但後文皆作「叛軍」，應統一為「叛軍」，蓋當時乃視捻軍為「叛軍」而非「起義軍」。

(五) 下冊453頁第2行，報導新任美國駐



清公使 Charles Denby 時譯其名爲「查爾斯·田貝」，不甚妥當。蓋當時在中國的西洋人多取一中國名字，「田貝」即其中國名，不宜再用來譯其姓。宜改成「查爾斯·典比，中國名田貝」。

最後，擬對「出版緣起」中之一段加以批評。其第二頁說：「在這一個圍城之日，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，取一巾箱坊本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抱持誦讀，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，淪城之日，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；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，不覺汗流浹背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。」

然此實有誤。陳先生有〈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跋〉，全文是：

「辛巳冬無意中於書肆廉價買得此書。不數日而世界大戰起，於萬國兵戈飢寒疾病之中，以此書消日，遂匆匆讀一過。昔日家藏殿本及學校所藏之本，雖遠勝於此本之譌脫，然當時讀此書猶是太平之世，故不及今日讀此之親切有味也。」

乃1941年底日本突然發動戰爭，陳先生困居香港時所寫。兩下相比，可知「出版緣起」此段乃臆測之辭。另據蔣天樞先生所言，「坊本」指商務印書館之「國學基本叢書」排印本。以之爲「巾箱本」，顯係揣想。「歷史」不可違背事實，「歷史叢書」之「出版緣起」亦不應不符事實。日後以刪除此段爲宜。至於叢書已出一百七十餘種，而此誤猶在，亦怪事也。<sup>189</sup>